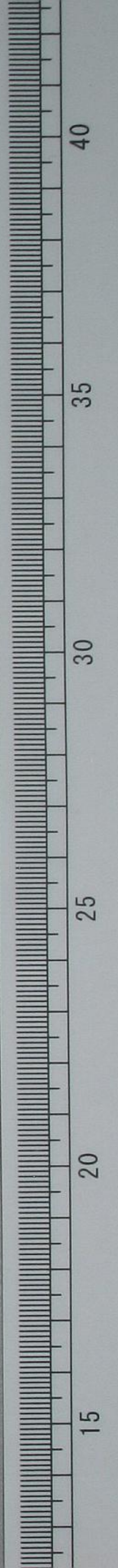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66





參同契註序

石頭大師出南北立頓漸之名通衢殆成
坑塹日而著是章蓋欲救時俗弊光昭東
西同契之道其題之也意淡矣哉祖佛之
道斯名以足可見其實可謂護法為人之
雄偉者凡後解是者亦唯為是然而解者
漸多閒或至誇言恠辭舐排他專逞己姦

參同契註序

文庫11
D 66



010190551879

作偽出則祖意隨而否塞嗚呼作也不若
止有客來請予註焉予曰作也不若止客
曰不然子不須効他相是非者但以子所
參之意未有止而不行者若或有小補則
可矣是荷法之任也予然其言著述漫浪
吁又不免成姦云

皆享保二十一年春三月晦指月序

參同契

參者三也參雜也同契者鎔融涉會之義
夫法浩渺森然該羅不出心佛衆生三法
又三世間然是諸法各作巧畫師互能作種種
貌其作無作不見始終之端一而唯不可合常
交參不窮異而唯不可分本同契混融其至成
深淨能起滅盡生歿涅槃之邊永亾偏頗雖源
派離明暗分未曾背觸故佛界生界心性虛空
不增減而去來則無去來而增減者皆同契而
參參而同契之所致也此法已爾以附以受之
際無不同契故向上則爲父祖向下則爲子孫

父少子老何當辨的如斯之人法豈可以古今
量凡聖人而議思耶今是何時節全超邁威音
前劫空後打爺之拳蕩於親疎足下禮拜不容
功緣歿水有龍活水無浪故云九十六箇可自
知苟不得是旨則
文章徒爲虛設

附音
效之下

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附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

祖章皆四句先標密附之宗次會世議論心者唯
佛與祖究盡之法乃吾人本末或稱諸佛法印

我法如是法一大事等或稱祖師皮肉心印以
至衣鉢拳頭拄杖拂子禪版蒲團馬腹牛皮皆
相稱法永絕大小偏圓權實及祖教等量今只
以心名標是法也何擬虛靈不昧性源覺明肉
團集起等義判哉密者醇乎渾然無遺餘判縫
之謂是則附授護持之關鎖請莫與祕密深祕
議論驅馳險隘之中矣然人根有利鈍必爲有
情理也不可無焉彼至一歸吾道尚絕同相況
有異見譬如四河入海終混一味三艸二木普
洽一雨究竟到於彼極處也不可以同疑異執

異念同，但是以彼我之妄計，一失通途，豈不深自剋責，須了入此證，時利鈍齊，混源派，父子其亾，人法洞然，十虛消殞，萬機泯絕，猶如劫火，無餘灰也。此中定無古今親疎，悟不悟，死活有眼無眼，祖意教意等，而面但有父子轉側，面授面矣。是亾情，謂道自坦平，莫言今不如古，須知盡古盡今，此二句剋爲當時裂衣南北，隨補袞之密意，切須三復，固是大師曾面承曹谿，今豈不彼遺意，故曰曹谿鏡裏絕塵埃。

靈源明皓潔，支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

悟

四句楷定同契之處，通貫章之始終，是法究竟窮極，常宗無相無變動，曰靈源，其絕過非常洞朗，故曰明皓潔，其有性相等起滅去來，曰支派，其相泛濫而無間相續，曰暗流注，然源不先派，派不後源，全同時全異時，言其究竟常爲靈源，言其本末常爲支派，凡厥體用理事等法，隨舉一盡攝其餘，豈有單分靈源理本支派事末，此二難言，卽一卽二而絕一異有無等之情，謂是

故雖理事雖明暗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理
絕修功事不容執契之執之兩爲染汚所以迷
悟其非是暗啟當時病須知彼事理契執無不
絕言絕慮果言是迷悟乎靈源支派大僊之心
穿底碗盂何擬明暗驀指簷頭云左邊
是蜂房右邊是蛛網源派明暗子細看

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

住

已下說上源派自在之德上二句標回不回下
二句判其義門者通達遊履之處直下卽是別

無所通回互者諸法自他互相遍應自有則他
卽空他若有則自卽空二義相卽成自他體是
因自他相卽之義諸法互成其體又其互相依
持時他爲自攝成他力用是以自力用成他力
用他攝自亦如此互相依持成其力用譬如屋
舍全成一柱餘柱桷椽卽是一柱又一柱力用
依持餘柱桷椽而成彼彼力用互相形夔如是
一切門門互卽互依持形夔體用回互不回互
者諸法各異相望成熟各各力用不相和雜方
成諸法若不爾者諸法雜亂畢竟不回互各各

守自一然此二義唯起多起唯收多收一多相涉故回則相即相依不回則住自位鼓山以帝網解焉義亦如是已上義路要看則看豈至擬議水月茫茫雪雲冉冉棒頭手眼本是瞎

色元殊質像聲本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分清濁

句上二句就一切境且舉二法起下回不回質像形影夫色聲法有形影苦樂而千態萬貌此即諸法體用本來具有樂苦等法自元真淳宋靜無為無作不論迷悟源派法法如然故曰元殊

本異然暗相之殊異全融無際無之不合源差即無差故云暗合是以支派常混靈源無際又靈源之無差全差如然相相宛爾故云明分是亦源明全同支派鎔遍故也源派無的今言之言句者畢竟佛語心即是提婆宗

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溼地堅

固已下至分布明不同互就中此四句明四大歸自位如子句諭復義但如子得母情體親密何

容擬議一合相不可得火熱風動水溼地固復
義唯如是彼不從外來此不從內出子母亾彼
此絕其迷己而未嘗逐物逐物而不迷己畢竟誰親曹山有一雙眉

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酢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

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

初四句明根境不回互就中依根句諭各

住義諸法任位皆依本安末無葉不依根本末齊成以歸自究竟復猶子母是不以本末萬彙

不寧居究竟之道即本末宗如彼十箇初立乎一中成乎九後歸十位本末無他皆成此宗歸宗之語所謂如語實語如來語而終無二種語是孰不遵用何以如此乎獅子不欺之力

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

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

此六句正明回互明中有暗者暗之所在

即明中耳雖曰在中初非相并之物明中全明即是暗相然明之時必以明而遇當頭正面別

無真也。暗中有明，反之而知。明暗回互，成自成。他於上源派之義，能知微意，此處自昭燭矣。今是明暗，即祖佛之命根，不斷絕而十方通暢，不得欠一，不得并一，隱顯俱成，前後相因，故比之步其相，即依持義可見。已上回不回，義一往分，則如之。若論相全共具一義得意，可知不偏言。妄明顯晦，兩不真正，是參同宗也。若得此意，一切皆真。明暗何咎？一切不真，明暗何當？請莫泥一經一論之義意，何故不得物語未正。

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

拄

上二句從明暗互有而發言，萬物自有功用，然其功用必兼預處處者，物安安之道。火就乾水就溼，日出天明，雨收雲合，迷逢佛，僵起地，是則色聲四大明暗之及處體裁，故事不爽，理能應焉。衆生如拄彌勒，如合同契之宗，始終一貫，今誰言功用，金翅劈海捉獐龍。

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日，不會道運足焉，知。

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

六句勸誠流通承言
小會宗似盲摸象况

且私徇徒立規矩乖戾古轍彼執義論者固諍
權實偏圓各立門庭私義膠黏於是乎聖言成
岐一道弊矣又言別傳者蚩蚩放誕無羈汚漫
我道其猶昧教義之通方何足論超方哉西祖
未言不立文字妖妄而昧者不知謂西來題目
佛法元無教內窟宅祖師胡走教外小徑縱言
內外會通猶滯殼也須知大仙已來曾無許多
三十三人同歿同生其中殊絕一道分明苟人

宗會道宗猶無的道寧有封今之神誠空淡刻
銘觸目下示參玄操持學人從生至歿回頭轉
腦箇箇氣宇如王只知一步驀行進退不借功
緣三生六十劫進步一途剎那僧祇所之真道
十二時中根塵境上此現成處此尸用人鳥道
玄人道玄無玄玄杓茶盃飯通身遍身進步也
多時豈付遠近只因迷見聞色聲意下丹青於
是臺山路上婆子作妖以爲山河固矣呵呵泥
佛攬衣
渡水來

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法眼人師曰恩人難酬
雪竇和尚云誠哉是言

也今日

如何唯

參同契註終

審鏡三昧

其名是實不可言強名也如臨審鏡形
影相觀名之與實同契于此而鏡體鏡

用於章中自炳焉不可異求章之顛末於人法
事理或連綴說或隔越而布置其關鎖則如穿
九曲但出禪教祖佛之見以足明照是吾人家
具希莫借借焉今誰名之歷劫不知名之所以
然也但得獼猴持西施持持而不知知而不用
是乃物物三昧塵塵如然故曰世尊不知迦葉
不知

如是之法佛祖密附汝今得之宜能保護

如者一切不異

是者一切脫非如之是是之如法唯如是今直指法之辭信順無他附者得者保護者皆如是而止蓋佛祖相傳之法吾今附汝古今所附吾汝所得同如是而未嘗添減一絲毫父子相逢時畢竟情緒盡語路窮謂之密也是雖鏡前轉側不借照功如是附受密矣吾與汝且休休

銀盃盛雪明月藏鷺類而不齊混則知處

是審鏡是影像

影像之外別無本質聖凡不移迷解混同萬法一法歷歷宛然而泯合消融縱雖混沌未分太清受點之時未動機輪其在打破之封執之間而圓明不礙雖根塵所照對遂亾照功不止現量即比量比比量故常類常分共混共守一切正偏回互不回互終不見端緒明暗源派獨露真常如是文字性離言意處滅是法住法位世間用茶飯

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曰差落顧佇

意則窠通無礙

而言必局今以有限之言顯無限之意則來機
扣已故也若能得意言本圓轉即一微塵豈但
大千量而已即處逢源若又不得意理不安常
所向成偏則動也窠臼謂物所拘止差殊見一
出萬境競頭顧佇謂躊躇疑惑智之所自繁故
承言須會宗莫自立規矩凡佛祖言教可親可
疎如思身命又似生冤家憎愛
永念須妙會得故曰火裏蓮

背觸其非如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污

上就入
遮過今

言法離非謂背則非火觸則被燒其如語默離
微響宗淨穢即離等皆是背觸為法染污若取
舍眼耳則作聾瞽諸相非相言辭相宗
忽若觸大火聚何如谿溪知杓柄長

夜半正明天曉不露

此乃大火聚不屬文彩當頭
正面觀體全收之真樣其理

通泰有佛無佛性相常然未曾甲拆而其中法
法不礙不紊適其皆合夜半全明本真本俗又法
界性法界量起滅紛紜都絕毫釐一切泯然色
空其亾天曉直不露是二句正偏之法兼帶回

互機軸本非文彩能作物則必因于此乃
始終關鎖如何是關鎖無人喚汝作啞漢

為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為不是無語

法非背
觸至利

物時用無忌諱如珠走盤不動本際來於末事
油然興妙用拔濟羣品遂令不軌不物入軌物
其為用也雖非有為造作能以同事入于語言
三昧攝化彌廣為法檀度此本後五相其言也
未有之言其用則無著之
化故曰慈門何處生塵埃

如臨審鏡形影相覩汝是非渠渠正是汝

此一章
原旨人

法要路不可言譬直是真證真境鏡體雖不動
妙容無偏不謾其好醜明非有為物至必照彼
相臨時不得有言無言非耳目所到豈夫目前
法彼此量凸一切皆非然心念紛飛影響夢幻
所昭著之舊物無不我家有非之則蕩纖塵是
之則皆吾萬德其在也水月其逢也幻人清波
無門透路寥廓此非與是相臨妙契夜半天曉
之玄機若能達是意三世應化萬有起滅明鏡

相臨誰敢不昭著祖佛

不瞞人汝自競頭走

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娑和

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

此即化物之相
臨鏡之體用由

來如是涅槃經六種嬰兒中是第一譬如來而此第五相經言不能語婆和別譬小行婆者有常無為義和者有為無常義今以婆和有無交加者意甚深密蓋以其常無常有為無為大小

半滿四悉檀諸說究竟如來真實諦語是真實語即唯婆和而終無一種語是故以不能能語有身口意說有情說無情說三世時說利說等如來深達說相皆真皆俗其餘四種嬰兒無不歸此故經云如來雖演說諸法實無所說又嬰兒者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雖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非不因是得識物如來亦爾一切眾生方類各異所言不同如來方便隨而說之亦令一切因得解故今以二句結一切不能語祖師妙以不能手開如來不能語關鑰當知今之五相非

唯言如來凡臨審鏡而渠汝者盡是不能五相
來如去如及語言起住皆歸鏡如十二時何以
亂走咄誰
是亂走

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成三變盡為五

此文久傳今作

莽鹵唯依佛祖正法眼藏貴不昧的旨噫洞上
有何歎好異作姦只宜寒道寒暑道暑胡為作
雲作雨似摸棱手自是火聚金剛須知茄蒂柿
實欲見疊變乎 二三四五日輪正當午可伶

大丈夫兒

時乞餅祖

如莖艸味如金剛杵

會元莖徒結切案音經刺榆也非今義爾雅釋艸莖莖藜廓

璞注五味子蔓生子叢在莖頭刑曷疏莖直其
切案音禿本艸五味子一名會及一名玄及唐
恭註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鹹味是譬
一離有五義而義不可見如傅大士曰水中鹽
味色裏膠青金剛杵有三種今取五股者是譬
一離具五位其義分列其位其位周備其義義

位不二以示是宗潤益之能對治之力變變回互都無過患璿機不動宗止絕蹤古解金剛唯云上下潤狹之義者恐未盡義歟今取五股者比周圓位非前後單列上下偏階梯但能不觸當今諱者默識神達

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途挾帶挾路

今約化物之用

兼言修證之功謂離內外二五正中君臣相臨明以麗正君明乎上臣奉乎下臣為君之股肱

腹心苟不相得庶事隳哉若相得則百揆寧哉君為宗臣為途宗途其通以可時施時行敲唱無偏敲發動義唱敷演義猶如樂場金石互奏歌曲可和若能如是則本末相叫可謂妙圓唱道歸宗之施設若不爾者如轉蓬無所倚跛者不善行挾帶體宗挾路通途向道莫莽鹵甘者甘苦者未苦

錯然則吉不可犯忤

錯然者交錯敬慎二義今則敬慎之義其間自有交錯之

義謂挾帶挾路之閒理事偏正等相交錯自始
自終左之右之所之逢源而其作為彼彼不傷
一慎犯忤犯忤則頭角生一不背走背走則失
頭角千人萬人中一向一背無但見大火聚誰
知一
途炭

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宗然昭著

天真者
不造作

不變異之謂故不干悟迷之得失妙體無處所
矣而至其感赴則不思慮而然人矣因緣如接

無根樹謂之因致無私潤謂之緣如華生空縱
幻翳豈徒然似石立空縱無舌何不說凡有因
而無不有緣是二相契謂之時節勿外春秋古
今是乃我汝日面月面啐啄可致鍼芥可投雖
昭著如之初後宗然遂不動機
大橐籥萬像何故爾我亦不知

細入無閒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

天真之
妙昭著

之時盡小大極不可限量於是不許小差如律
呂尺度縱雖毫忽差則節奉不應也差者何胸

情臆度不依法全體或賢或不肖有過不及差
逞見生疑智常向背古曰法離見聞覺知若以
之見法是見聞覺知非法此四句為頓漸
規矩端由誰得無差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

已下言
法分頓

漸立規矩遂致支離修亦見桎梏蓋頓漸雖為
機利鈍設船筏若執之忘其會通則異義漸出
道難一渾今其守宗趣者徒論小大之途差誤
真乘究竟是不應律呂通暢也何得正中妙叶

全且止止不須

說我法慎毫忽

宗通趣極真常流注外宗內搖繫駒伏鼠

宗趣妙
極猶在

功處智境泯合合相恰存是在外似真常內暗
流遷之處也猶為物被制不自許故比駒絛索
鼠偽伏見猶在境偷心暗
存好箇佛殿一堆灰屎

先聖悲之為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為素顛倒想

滅有心自許

善度人者隨彼顛倒揚波鼓泥是故
緇素相換則出乎汝於我何有汝若
倒想歇則本頭顯不從他得故云有心自許
無異見被物漫然猶有心不滅還是金鎖

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

古佛默
坐樹下

十劫未成之處與今佛觀樹未興化物同故云
十劫觀樹古者謂之未忘大果滯十成等以在
極不轉是只假途大通明功難轉然封義徒議
佛待機故不速成果非滯礙也不知吾所明之

大異義解玄學人請高鑒

縱透得放過則是病矣

如虎之缺如馬之鼻

虎之缺謂犯則傷馬之鼻謂
自守住彼頓漸機至功極滯

礙故不轉其位自肩自受未為物作則十劫觀
樹比之缺鼻機貴回互不犯諱則蓋因是理是
且隨舊解今竊案此章始終交錯入法暗貫穿
一就人有應化有修證此二句則譬自許以觀
樹證章又交加以譬參證言彼內搖者如駒與
鼠自許者如缺與鼻是皆病矣治之之方請觀

前古過十劫默坐滯果之處與審几珍御化則以爲免缺堯致巧力歌舞化用能如是者可謂透法身不放過全提時節是借病於大通取治於釋迦前古之言通章之終如是文義昭灼若以前古單證病之一途義恐未盡耳然是祖師妙訣莫寸心安

以有下劣審几珍御以有驚異鰲奴白牯

即是無方妙用

治如上病之藥術也父尊貴雖彼無國土不居無家爲應世中止此而臨照時大小羣機都爲

臣子故通稱下劣應之器具尊妙之珍然猶不堪是則降爲異類此亦著弊一揆皆爲物作則嬰兒行耳言其機皆下劣言其應更爲鰲奴白牯祖師自在言語三昧不守轍者而實能契佛道玄機莫以教判所議本國一城牖窻之處及弊衣珍御之人格量今章亦但假言明是道通塞彼此無的的故曰驪龍拗角折

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值巧力何預

上所言應機盡

善美而中之不閒斷不齟齬若至妙處思議巧術皆不相及能盡細大之極周圓叶通金毛獅子切看

諸訛

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

其言箭鋒相值

猶似學習絕業到焉更說木人石女發揮其用優遊非思量旨其射中者對揚徑直其歌舞者應接溫雅今審鏡相臨是曲舊來長

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不孝不奉非輔

前二喻至矣盡

矣而未審相逢之旨故更以奉順明人法應機相合淡密也唯夫臣子奉順之至君父慈恩之大於其家於其國一以親切外人不知言者不親刀斧所不開

潛行密用如愚如魯只能相續名主中主

先言臣子奉順

至是純歸其主雖然為主非無行用其行用愚魯而已乃知主之載無聲臭空洞無己無為而

爾相續者無改異無縫罅從前許多事至是希
夷沖實是其審鏡三昧可惜壞生也

先師無此語祖師何道是影像不知影像
有乎無乎揀兮擇兮當軒布鼓

昔享保二十一年丙辰三月晦印指月撰

審鏡三昧註終

48-13513

羽前之彦 機道宏鶴拜持

御用御書物師

東京赤羽根

山口屋佐七

